

# 《六姊妹》，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

徐瑞成

菜,过大年居家团圆燃放鞭炮,所有这些可算是,锅碗瓢盆交响曲,油盐酱醋总关情。那个年代,老北头的店铺多得数不过来,一家接一家,行人络绎不绝。各种叫卖声,吵闹声,音乐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岁月在老街的各个角落散落,斑驳的外墙爬满了时间的痕迹。巷子里的过道和楼上的阳台,都被邻居们晒满了衣服和床单被子,随风飘扬的衬衣和花床单给晴朗的天空增添了一道特别的“彩虹”。

这部剧如同一首悠扬的岁月之歌,唱响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成为观众记忆心底深处对于生活、情感和家乡的温情记忆,就如同回顾一幅尘封的旧画,品味一瓶醇香的陈酒,聆听一首久违的老歌,让人们在奔波劳碌中,仍能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期待。

## 人情味,对生命成长的致敬

《六姊妹》作为一部年代剧,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剧情,却凭借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让观众沉浸其中。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充满了辛酸和无奈,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真实的人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部剧就像一位老友,在诉说着过去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故事。剧中情感绵长而质朴,何常胜和刘美心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平淡日子里的相互扶持。家人之间的亲情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流露,一家人吃饭时的欢声笑语,生病时的悉心照料,都让人倍感温暖。这种亲情,犹如一首复杂的交响曲,有温暖的高音,也有刺痛的低音。成长路上,六姊妹少不了争宠、拌嘴、打闹,可血浓于水,关键时刻,她们又能像紧密咬合的齿轮,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汤家人上门挑衅时,何文氏轻描淡写的一句“这碗猪油,就当给孩子补身子的”,既平息了冲突,又维护了何家

的尊严。何常胜刚去世时,四女儿何家欢和五女儿刘小玲当着祖母的面争抢父亲留下的工作,祖母虽然当时很寒心,但时过境迁,还是选择了谅解。剧集并没有对这些纷争加以丑化,而是用一种包容的视角,去展现一种“做姊妹,有今生没来世”“吵不散闹不走”的家庭情感纽带。

在时代的变迁中,何家六姊妹经历了婚恋、工作、生活等各种命运起伏。虽然有过矛盾,有过离心的时刻,但好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六姊妹逐渐明白了父亲生前一直强调的“家”的意义,家庭不仅是避风的港湾,更是力量的源泉。

## 市井味,对世态风貌的俯视

《六姊妹》不仅是一部家庭情感大剧,更是一部淮南的“城市纪录片”。跟随剧中足迹,既能触摸到历史的肌理,也能品味到市井的温情,它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喜悦。

剧中,无论是老宅街巷中的时光印记,还是舌尖上的热辣滚烫,淮南的过去总有许多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这里的市井巷弄,藏着老城的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菜市场就是“地方芭蕾”的舞台,无论是卖家,抑或是买家,都在这一方舞台上跳出自己的节奏。它是世俗的、接地气的,也有着独特的“优雅”,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认真生活,本就是一种优雅。同是去菜市场买菜,刘美心表现的“本分”,王怀敏流露的“贪念”,刘妈具有的“圆滑”,汤婆子喜欢的“刁钻”,都展露无遗,但这却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无论岁月怎么变换,他们只求温饱,只图和家人团聚,这便是幸福。此外,门前人来人往的牛肉汤餐馆,生活气息浓厚的宝芝浴池,还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老码头、服装店、小旅馆,这些地方演绎着生活的热闹,造就了曾经的繁华,也承载着人们的回忆和情感,成为市井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诗 歌

# 六姊妹:关于淮南的叙事本体

岳葆春

蜂巢煤在绣花鞋里发芽时  
哑巴渡口的柳树正把淮河编成  
一条会转弯的辫子  
二道河是六姊妹的发卡  
电厂的烟筒  
是六姊妹的云纹

来自江都的纽扣在晾衣绳上结冰  
我们用体温焐热旧课本  
扉页的蝴蝶褪色  
老街钟楼的时针锈蚀  
向阳的天空布满鳞片

老北头的铁匠铺在喘息  
掉落1952年的炉渣  
红旗照相馆的门板映红  
谁的围巾包裹在五一商场的柜台

里  
绣成六条不会融化的雪痕  
当民国小镇的门环长出铜绿  
姊妹们始终是  
水缸里游动的六片月亮  
被黑夜舀起时  
突然学会了发光  
高高崛起的克虏伯井架  
爬满了姊妹们的欲望  
二中校服口袋里的蝴蝶标本  
忽然颤动翅膀

这是六姊妹的家乡  
山川、河流、云朵织就淮南的梦

想

## □诗 歌

# 开花的春树(外二首)

徐满元

一棵开满鲜花的春树  
让我不得不相信  
树有百口的事实  
一朵花瓣重重的花  
叫我对口有百舌  
深信不疑

蜂巢都只不过是  
开花的春树用来  
表情达意的词语  
“嗡嗡”的声音  
多姿多彩的形体  
都是词语丰富的含义

落进泥土的种子  
鱼饵一样香喷喷  
蚯蚓闻之便也  
鱼儿般畅游起来  
荡起层层涟漪  
扩散出地表后  
被更名为春意

悠长而明亮的鸟鸣  
抛来韧性十足的钓线  
树冠都被编织成  
一个个腾空的鱼篓  
随时准备装满  
花叶和果实的鱼儿

与开花的春树  
若即若离的鸟儿  
仿佛树的灵魂  
谁能弄懂鸟鸣的谜面  
谁就能知晓一棵  
开花的春树的谜底

鼎声鼎沸  
鼎沸的童声  
把快乐变成了  
漂浮其上的汤圆  
咬一口便甜透心窝

那静静高悬的蓝天  
飘来飘去的白云  
都是开花的春树的梦境  
而每一缕春风  
都是一条捷径  
连接梦外梦里

鼎沸的童声犹如  
质量上乘的银挖耳扒  
将耳朵里淤积已久  
腐蚀听觉的世俗  
一下子掏得一千二净

种子落进泥土  
种子一落进泥土  
泥土便吃了定心丸  
慌张与虚无顿时  
见猫老鼠似的  
逃得无影无踪

叫鼎沸的童声包围  
身处其中的闹市  
也瞬间化作一棵  
盛产鸟鸣的树冠  
被笑开花的海浪  
拍打着的岛屿一样  
闹中取静

## □小小说

# 恐 河

张明重

河边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但张小军是个例外。老家的村子外有一条大河,很宽,很大。每到夏天,男女老少都喜欢到河里面洗澡,以解暑热。久而久之,都学会了游泳,最不济的也会两三次“狗刨”。

每当我们像鱼儿一样在河里面游来游去的时候,张小军就坐在河边羡慕地看着,任我们如何的引诱、激将,他就是不下河。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趁张小军不备,全然不顾他声嘶力竭的挣扎,抬头的抬头,撇脚的撇脚,把他扔到了河里。谁知,张小军在河里竟然晕了过去,一动不动地往下沉。把我们几个吓得够呛,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捞了上来。张小军脸色苍白地躺在岸边,缓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

后来,张小军的父亲对我们说,张小军有恐河症,一到河里就犯晕,让我们不要再和他开这样的玩笑了。听说过有恐高的、恐血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有恐河的。但想想张小军在河水里的表现,我们也相信他的确有恐河症,也就不敢再把他往河里扔了。

张小军的恐河症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笑料。每次,我和小伙伴们故意拍着洗得白亮亮的肚皮炫耀似的从张小军面前走过,大腔小调地说在河水里洗澡如何如何的舒服,游起来多么多么的美。张小军只能羡慕地看着、听着,默默地回家让他妈妈烧上一盆温水来擦拭身体。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各自忙于学业。但聚在一起的时候,仍拿张小军的恐河症当作笑谈。张小军只是憨憨地一笑,说我天生怕河,又有啥法子呢?高中毕业后,张小军去了南方打工。想想张小军小时候面对河水的窘态,我暗自偷笑,不知道他在河流密布的南方如何生存。

天竟自由。低头俯视,水中倒影随波摆动姿态神奇。风筝升高了,主人便把手中的线把定好了位,只管喝茶聊天,尽享其乐好不惬意。

秋冬季节也有情趣。有时大雾四起。整个山南浸泡在浓雾里。这时的姚皋湖便像神秘的仙子悄悄地躲藏起来。湖上的一切都不见了踪影。周围的楼宇只剩下个尖尖儿,仿佛海市蜃楼出现在眼前。渐渐地雾散了,湖仙子也慢慢地揭开了面纱,岸边的花草树木,周围建筑群的倒影映在清凌凌的水里清晰可见。

姚皋湖最早是用于灌溉的水库,现在是在山南水域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公园。要说山南中央公园是城市的绿洲,那么姚皋湖就是这片绿洲上的一颗明珠。她给我提供了理想的健身场所,给游人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红火,“去××街喝一碗稀饭、来两根油条!”这成为某个特定消费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有家叫诺亚方舟的歌厅,生意比较好,歌厅门口一家东北烧烤店,生意也好。这两样生意,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很少有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去了几次,我发现,深夜来吃烧烤的,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刚从歌厅出来的,曾经因进歌厅而来吃烧烤现在是“回头客”的人更无法统计。

生意场上的竞争错综复杂,也颇为奇妙。

我不做生意,没有见识过大的生意,但身边这些小经营、小行业的竞争,常常引发我一些思考。我喜欢把这些现象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承认竞争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竞争不是一定要成为对手。竞争有时是一种错位、一种双赢。竞争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心存侥幸,而是需要理性、智慧,需要审时度势后的判断。

## □散 文

# 家乡的姚皋湖

孟 菜

地太阳升高了,湖面上会出现两个太阳。整个湖银光闪闪,会晃了你的眼睛。此刻,绿头鸭、黑水鸟凤头鸊鷉像聚会似的赶来。有的三五成群,相互追逐嬉戏,有的各自独自自娱自乐。刚刚还看到一只白脖鸭在逍遥自在,一转眼它就不见了。有的鸭子游着游着,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一会儿又在几米之外浮出水面。偶尔,白鹭、夜鹭也会飞来,时而在湖面上翱翔,时而驻足水面做短暂的停留。招来鸟类摄影爱好者驻足芦苇边举镜长守。

夜晚,姚皋湖更有一番情趣。静谧

## □随 笔

# 错 位

张 正

批发,后来做起了全鹅宴,开起了饭店,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兴隆。而在它的左右,又先后有四五家店借“岔镇老鹅”为品牌,把同样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形成了规模,远近闻名。现在,附近几个城市的人,都有专程开车来岔镇吃老鹅的,特别节假日晚间,每家店门口都停满了车。

所以,在岔镇这个地方,商业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生意对手,而是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抱团发展,相得益彰,产生集聚、广告效应,一荣俱荣。

前不久,小城又热热闹闹开了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在它的隔壁就是一家市场已经做得很好,在小城知名度最大的婚纱摄影公司,据说新开张的这家主人,是隔壁那家原来的技术人员,架势很明



芳香之路  
王江摄

我喜欢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喜爱家乡荷花万亩的焦岗湖,也爱市政府南面人民公园里的姚皋湖。它虽然名不经传,但却给居住在周边的人们平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姚皋湖面积42公顷。这里春有色,夏有荫,秋有香,冬有景。湖边步道洁净宽敞,道路两旁花团锦簇绿树常青。水中彩桥曲蜿蜒轻巧别致。有的直通书店,有的连接沙滩,有的伸至湖心。其中五环栈桥与体育馆鸟巢遥遥相望。这不仅为游人提供了跨越水域的便利,还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不仅增添了漫步浮桥的美感,还可以让人们尽情地欣赏水上的景色,感受它的平静与清凉,更可以享受与自然亲近的乐趣。

早晨,朝霞染红了天际,湖面红彤彤一片,像一幅绚烂的油画。不由得使你想起“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渐渐

郊区某个集镇上,有家熟食店猪头肉做得口味极好,我们慕名驱车去买,到了人家介绍的那个桥头才发现,桥头一左一右各有一家卖猪头肉的熟食摊。自然,一家生意红火,门前排起了长队——对于许多生意,如今,这是很难得的场景了;另一家,门庭冷落,那一刻,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来去匆匆,没有见到一辆,一位顾客为它驻足。

我评论生意冷落的那家说:“这家店开得不真是地方,或许它的味道也不错,但它的竞争对手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了成熟的顾客,想从中分得一片蛋糕,不容易。”同行的有人附和我:“关云长面前舞大刀,十有八九是自现其丑。”也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不一定”,并搬出郊区另一个集镇上的“老鹅现象”反驳我。

那个叫岔镇的集镇,只是一个靠在路边的农民集中居住点,并不是行政区划乡政府或镇政府所在地,一开始有一家做盐水鹅的做得颇有特色,既零售,也